

官常典第四百二十二卷

侍衛部藝文一

光祿勳箴

有內各保其守永攸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
戶廢其職曹子標劍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閭樂矯詔戟者不誰尉
罪載號載呶內不可不省外不可不清德人立朝議士充庭祿臣司光敢告執經

衛尉箴

前人

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重垠累垓以難不律闕爲城衛以待暴卒國有以固民以
有內各保其守永攸不敗維昔庶僚官得其人荷戈而歌中外以堅齊桓怵惕宿衛不飭門非其人
戶廢其職曹子標劍遂成其詐軻挾匕首而衛人不寤二世妄宿敗於望夷閭樂矯詔戟者不誰尉
臣司衛敢告執維

虎賁中郎箴

後漢崔駰

赫矣帝臣爰奮厥武桓桓征夫矯矯其旅王師是成戎事是禦惟鳥之鵠惟靈之發出翼王路入司階闔功成閑邪憂其萌孽

嘲褚常侍文

晉陸雲

六年正月以臨川府丞褚爲常侍君子謂吳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所廢興也古之興王唯賢是與呂望漁釣而周王枉駕甯戚叩角而齊王忘寐委斯徒而縻好爵釋短褐而服龍章姬姜之族非無人也親昵之愛非無懷也取彼庸賤之徒登之佐臣之列故九賢翼世而有命旣集五子佐時匡霸以濟夫唯能官人之所由也褚氏大夫之常佐遠邦之賤司才則邵矣官實陋矣而拔出羣萃超昇階闔雖文王登師桓公取佐亦何以加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官人得才也褚常侍聞之喜曰君子之言豈虛也哉吾得此足矣君子謂褚常侍於是乎不謙謙也者致敬以存其位者也謙之不存德無柄矣世之治也君子自以爲不足故撙節以求役於禮敬讓以求安於仁世之亂也在位者自以爲有餘故爵豐而求更厚位隆而欲復廣世之治亂恆由此作今褚侯蟬蛻槁木鵠鳴玉堂不庶幾夙夜允集衆譽而意充於一善心盈於自足足則無求盈則無戒不求則善遠之無戒則

惡來之亦何以爲君子哉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慎之至也褚常侍聞是言也懼謂之昌言也而拜之君子曰褚侯其幾矣聞善而喜過又應之懼嘉服義之賢而拜讜言之辱規同禹迹義均罪己君子哉吳無君子斯焉取斯

讓散騎常侍表

陳徐陵

臣聞五十知命宗師之格言六百辭滿通賢之高槩昔墨子諸生褰裳拔楚魯連隱士高論却秦況乎謬蒙知己寧無感激洪私過誤實以通班司憲文昌遂偕常伯今者昆吾小器諦視不見元黃鈞天並奏靜聽能聞鐘鼓雖神農分藥岐伯提針冥衆因緣難可匡救陛下嗣臨寶曆光闡大猷屬意銓衡留情標棧燕臺裝玉儻不精真齊客吹竽諒宜澄簡南郊奉乘當求鄭默之才西省文辭應用羅舍之學

爲楊許州讓右羽林將軍表

唐宋之間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日制書除臣忠武將軍守右羽林將軍五色無主如驚葉縣之龍千秋來歸似對遼門之鶴中謝臣聞爲官擇人先辟之成務陳力就列古人之用心臣家本關西衣冠河曲素業

將墜莫嗣英靈朱輪載輝謬承恩渥未盈一紀連刺九州西涼本六部之樞南荆乃九州之會蒲藩
關左之重鎮魏郡山東之奧區宣城襟帶於吳郊許昌密邇於周室每恥政逾期月乏來暮之歌候
易星霜無去思之詠隼旟廻復日忝恩榮熊軾往還多慙道路出居岳牧負尸祿之譏入計河都待
曠官之責不意天私俯宥容獎曲成擢之以心膺之官賜之在爪牙之地非常之澤捧戴失圖天衛
凝嚴北軍清切風霜劍騎頓元武之仙闥龍馬旌旗環紫微之帝座掌斯嚴祕必屬親賢臣也何顏
敢膺殊寵當今鸛鴻接翼文武周身咸皆實已過名位未充量臣內求諸己外媿妨賢若使愚臣苟
安於私懷聖授不允於清議陶鈞雖廣無路自容具實由衷讓非飾跡伏乞垂收渙汗更授環材軍
司得人臣謂報國無任傾幸媿負之極謹詣朝堂上表陳讓以聞

原十六衛

杜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
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旣武
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裡爲寇

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趁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稼襍禱耒耨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師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掉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師帥亦無能爲叛者自貞觀至於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擣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剽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緣絡萬里事伍強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算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喻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

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人嘗曰廷詔命將矣各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節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勃者則撓法制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削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靈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論宿衛

宋真德秀

古者內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游故文帝視朝而受郎官止輦之言馳坂而受袁盎攬轡之諫蓋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隨事納規則未爲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囊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爲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其嫚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

則帝雖雄暴而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蓋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親近而遂至於玩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雖輔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趨朝鞠躬屏息摺笏奏事卑卑而前數語卽退而所與游處親密者皆嬖倖近習之流耳況賢良方正之士脫迹草莽而觀光上國其視黃屋之後塵重瞳之睟表遠在雲霄之上勢分隔而情意日疎等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効忠讜乎然則賈山所言願少弛擊狐伐兔之事而求立經陳紀之計誠爲至當之論至謂必使大臣不得預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建功業則非古義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夫所謂賢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極陳以劘切上躬耳今反爲人主宴游射獵所蠱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汲黯魏徵之流豈以日侍游獵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乎

侍衛部藝文二 詩

贈張千牛

唐韓翃

蓬萊闕下是天家上路新迴白鼻騮急管畫催平樂酒春衣夜宿杜陵花

少年行

張籍

少年從獵出長楊禁中新拜羽林郎獨對輦前射雙虎君王手賜黃金璫日日鬪鷄都市裏贏得寶刀重刻字百里報仇夜出城平明還在娼樓醉遙聞虜到平陵下不待詔書行上馬斬得名王獻桂宮封侯起第一日中不爲六郡良家子百戰始取邊城功

贈羽林將軍

李鄴

虬鬚憔悴羽林郎曾入甘泉侍武皇鵬沒夜雲知御苑馬隨仙仗識天香五湖歸去孤舟月六國平來兩鬢霜唯有桓伊江上笛臥吹三弄送殘陽

扈從行

金趙秉文

馬翻翻車轆轤塵土難分真面目年年扈從春水行裁染春衫波漾綠綠韉珠勒大羽箭少年將軍面如玉車中小婦聽鳴鞭遙認飛塵郎馬足朝隨鼓聲起暮逐旂尾宿樂事從今相繼躋聖皇歲歲萬幾暇春水圍鵝秋射鹿

怯薛行

明張憲

怯薛兒郎年十八手中弓箭無虛發黃昏偷出齊化門大王莊前行劫奪通州到城四十里飛馬歸來門未啟平明立在白玉墀上直不曾違寸晷兩廂巡警不敢疑留守親姪尙書兒官軍但追上馬賊星夜又差都指揮都指揮宜少止不用移文捕卒李賊魁近在皇城裏

贈人爲金吾郎

于慎行

陌上錦雲連期門校獵旋射聲銀作鐫躡影玉爲鞭撇草連雙兔凌空接兩鳶應憐漢飛將白首滯窮邊

侍衛部紀事

漢書張釋之傳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張湯傳湯子安世字子孺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汚衣冠告署適奴

蓋寬饒傳寬饒字次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衛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尙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轅上奏辭自此正爲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

風俗通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膿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屬襲氎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

後漢書郭憲傳憲字子橫爲光祿勳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地稱眩瞽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憲遂以病辭退

楊仁傳仁字文義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繡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旣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邽令

續漢書張湛字子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南史王惠傳惠字令明誕從祖弟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也旣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

開府元龜梁肅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笞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姪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遠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

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嘆服

陳書韋載傳載族弟翽永定元年授貞毅將軍步兵校尉遷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閣驍騎之職舊領營兵兼統宿衛自梁代已來其任踰重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俠侍翽素有名望每大事恆令俠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俠御將軍

魏書來大千傳大千代人也父初真從太祖避難叱候山參創業之功官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大千驍果善騎射爲騎都尉永興初襲爵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著御鎧盤馬殿前朝臣莫不嗟歎遷內幢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法嚴明上下齊肅嘗從太宗校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壯又爲殿中給事世祖踐祚與襄城公盧魯元等七人俱爲常侍持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

于栗磳傳栗磳子洛拔少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有姿容善應對恭慎小心世祖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車駕征討恆在侍衛擢領監御曹事從征涼州旣平賜奴婢四十口轉監御曹令恭宗之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以恭宗雖則儲君不宜逆自結納恆畏避屏退左轉領候官曹事頃之出爲使持節

散騎常侍寧東將軍和龍鎮都大將營州刺史 洛拔子烈烈子忠延昌初除都官尚書加平南將軍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劍杖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恆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劍杖相賜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恆以自防也忠頓首陳謝遷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世宗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

周書尉遲運傳建德元年授運右侍伯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詔候數有罪失高祖於朝臣內選忠諒願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爲右宮正二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手指僅而得閉直旣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懼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勢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日微運宮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及什物等不可勝數四年出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高祖將伐齊召

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邑五千戶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高祖崩於雲陽宮祕未發喪運持侍衛兵還京帝卽位授上柱國

唐書姜確傳確字行本以字行貞觀中爲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廩以幹力稱多所資賞游幸無不從遷宣威將軍太宗選趨才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直屯營宿衛仗內號曰飛騎每出幸卽以從拜行本左屯衛將軍分典之

李晟傳晟子聽字正思爲羽林時有駿馬帝在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自以身宿衛不敢獻於是帝曰李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檢校兵部尙書充河東節度使

閻立德傳立德弟立本立本曾孫用之累遷右衛郎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卻之請按以法左右震悚始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趨悍不宜升陛邇御坐請以宦者代遂爲故事

殷侑傳侑爲衛尉卿文宗卽位李同捷叛而王廷湊陰爲脅齒兵久不解詔五品以上官議尙書省帝銳欲討賊羣臣無敢異論者獨侑請舍廷湊而專事同捷且言願以宗社安危爲計善師攻心爲

武含圻安人爲遠圖網漏吞舟爲至誠帝不納然內嘉善

遼史耶律夷臘葛傳夷臘葛字蘇散檢校太師合魯之子應曆初以父任入侍數歲始爲殿前都點檢時上新卽位疑諸王有異志引夷臘葛爲布衣交一切機密事必與之謀遷寄班都知賜宮戶時上酗酒數以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亡獲之欲加誅夷臘葛諫曰是罪不應死帝竟殺之以屍付夷臘葛曰收汝故人夷臘葛終不爲止復有監鹿詳穩亡一鹿下獄當死夷臘葛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爲一獸殺之良久得免遼法麋岐角者惟天子得射會秋獵善爲鹿鳴者呼一麋至命夷臘葛射應弦而踏上大悅賜金銀各百兩名馬百匹及黑山東扶眞之地後穆宗被弑坐守衛不嚴被誅

耶律幹臘傳幹臘字斯寧奚迭剌部人趨捷有力善騎射保寧初補護衛軍駕獵頡山適豪猪伏叢莽帝射中猪突出御者托滿捨轡而避厖人鶴骨翼之幹臘復射而斃帝嘉賞及獵赤山適奔鹿齧角突前路隘不容避垂犯蹕幹臘以身當之鹿觸而顛帝謂曰朕因獵兩瀕於危賴卿以免始見爾心選護衛太保

宋史党進傳進歷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先是禁中軍校自都虞候已上悉書所掌兵數於槌上如笏記焉太祖一日問進所掌幾何進不識字但舉槌以示於上曰盡在是矣上以其朴直益厚之嘗受詔巡京師闔里間有畜養禽獸者見必取而縱之罵曰買肉不將供父母反以飼禽獸乎太宗嘗令親吏臂鷹雛於市進亟欲放之吏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爲笑

澠水燕談錄真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衛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曰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矧嗣君尙少未親萬機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呼得不動人心也后大嘆息

歸田錄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旣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春渚紀聞姚麟爲殿帥王荊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卽往荊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裕陵詢之麟